

在山居文鈔

费在山 著

洛陽白馬寺帝文瓦

舍之兄藏瓦
退密拓玩

缘缘录

崇生先生雅人雅事

予所以所藉秦小席瓦

揭本供製幾之用今更檢得

此紙以奉 法臺

八四家周退



清泉书屋

緣

緣

錄

退密署



·在山居文钞·

缘 缘 录

费 在 山

*

编辑:清泉书屋

制版:广告传奇

印刷:湖州众诚印刷厂

开本: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:10 字数:15万

1999年9月印 1-200册

(非 卖 品)

费在山《缘缘录》序

王湜华

崇堂兄自 1989 自费印行《杂杂集》以来，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。这十年来，他的成就真可谓多而且大矣。

清楚地记得，十年前他对我说过的话：“我是一本书主义！”

话音犹时在耳际萦绕，而崇堂兄一发不可收，《杂杂集》之后，又于 1993 年自费出版了《闲闲书》；1995 年自费出版了《了了篇》；1998 年又自费精印了宣纸线装本他自己的诗集《月河轩诗弃》，近日又来电，谓与《杂杂》、《闲闲》、《了了》配套的《缘缘录》付印在即，索作一序，义不可却，拉杂写奉。

崇堂兄文字流畅清新，实话实说，所谓“透明度大”，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从不矫揉造作，真可谓襟怀坦荡，光明磊落，文如其人。他几十年如一日，以毛笔结缘，谓之“不律缘”，结识了不少海内外文人学子，书画名家，且都有不一般的情谊，难得而可珍的趣事，而他笔耕又勤，如实写来，缘情为文，

绘影绘声，声情并茂。读他的文章，宛如跟着他一起结识了众多名流，看到了他的一片真心。我爱读他的文章，有友朋来访，见我案头架上放着插着《杂杂》、《闲闲》等书，亦感兴趣，我总推荐他们拿去读，读后还书，也多方赞美之词。书系非卖品，无价，印数又少，很多人都无缘得见，想读读不到，想买更无门。而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，去年果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约他自选一本散文集，将列入《说文谈史》丛书之中。崇堂兄受约之后，竟将从《杂杂》等三集中圈选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，我又义不可却，即为他作了圈选。后来听说书名作《笔缘墨趣》，至为恰切，希望能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。

说起我与崇堂兄的订交，实缘圣陶仁丈。家父去世后，我将圣丈早年为家父所治印铃拓了两份，一份呈丈留念，一份请圣丈为作题记，由我与原印一同保存。此事被崇堂兄得知，便通过圣丈命我为他也铃拓了一册。屈指一算，此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。从此通信不断，实在无法统计信札共有多少通了。毛估估也在千封以上。因生活在两地，违隔南朔，见面之缘至悛。记得崇堂兄初次光临寒舍，我竟请他吃的是青菜糊涂面。近年我倒常去上海、苏州，又总想乘便，弯道去湖州登府造访兄长，却都成了空心汤团，迄今未了回访情。

崇堂兄的兴趣爱好至广，喜收藏，而收藏的兴

趣多集中于字画、图书、印章、邮票等。他藏书至富，惜无缘进其书城亲善之。这十年来他生活更显清苦，因为除了节衣缩食买书之外，还要从牙齿缝里省下钱来印书。这种精神实在可嘉。叶圣老生前曾为崇堂兄的书起过书名叫“在山居文钞”；吴玉如先生生前又为他题写了书签；……总之，崇堂兄的不律缘，真是谁也比不过的，可谓独一无二的。以笔结缘，以缘为文，以文会友，真是缘缘无尽啊！是为序。

1999年2月19日晨初稿于

凤城永定永和之居

· 师友书评一束 ·

● 施蛰存

收到大著（按，指《了了篇》）后第一天就拜读了，第二天则是玩了。足下三册书，愈来愈别致，此一册乃是足下个人办的“杂志”，有许多人的文字，有编者的按语，有插图，岂不是一本杂志？七十年前，周瘦鹃办过一个小刊物，名叫《紫兰花片》亦是个人唱独脚戏的，大约出了七八期，足下此书可以比美。

足下此书，一共用了多少钱？乞示，我也想印一本旧诗集，只有二百多首，大约一百多页，格式悉如大集，不过要用繁体字直行排，请足下为我估计一下，印刷及纸张装订费……。

北 山

1996年7月13日

● 冯英子

没有书号的《了了篇》

湖州的费在山先生，自编、自印、自送，出版了

他的《杂杂集》、《闲闲书》，最近又出版了他的第三个集子《了了篇》。这本《了了篇》，收有陈从周、田遨、邓云乡和我的序言，由柯灵先生为他书面题字，由钱仲联、苏渊雷先生为之题扉，书中有《书评一束》、《名人茶事》、《短札随笔》、《藏书题跋》、《印聚存目》、《豫园雅集》、《笔铺旧离》、《湖笔诗话》、《名人与名笔》、《故家旧事》、《序跋题记》等一百多篇文章，允为近年文坛盛事，写的虽为一二掌故，茶馀酒后，笑谈为乐，但为传世之作，殆无疑义。

但是费在山先生的《了了篇》，却是一本没有书号的书，封底印着“非卖品”三个大字，在当今之世，人皆唯利是图，而在山先生却以平日血汗，为此奇事，邓云乡兄说：“费在山兄省吃俭用，自费印本小书，好文之心，全在书中”。在大家对着钱看的今天，实在不能不为之表扬一番。

（摘自 1996 年 7 月 17 日《新民晚报》

“没有书号的《了了篇》”）

● 萧 乾

谢谢惠寄的《了了篇》。佩服您兴趣之广、兴致之高。

祝

夏安

1996 年 7 月 18 日

● 江成之

《了了篇》收到，精采之极，久不看到潘儒巷三字，怎不使人回忆起外婆家的居处，我还记得沧浪亭、狮子林、谢衙前、临顿路，数十年过去，80年代末安葬先母时已不再认出旧时道路了……。

成之弟顿首

1996年7月27日

● 金性尧

· 昨日接奉大著《了了篇》，匆匆拜读一过，学识文风，两两隽美，惜自费出版，发行难以普及，而稗杂之作，充斥书市，亦文字之厄也。草草布达，顺叩道安！

弟金性尧拜白

1996年8月5日

● 周退密

昨晚拜领大著平装本《了了篇》一册，至以为感，前后二编，美轮美奂，可贵可贵，而毛边一册，尤增特色，口占一绝博笑：

好书不厌百回读，大集三编信有焉。

它日书林增故事，平装而外有毛边。

即上

崇堂先生撰席

周退密挥汗

1996年8月5日

● 姜德明

惠赠的大作《了了篇》已妥收，多谢！

拜读一过，受益良多，实在一集比一集强。加上《杂杂》、《闲闲》，放在一起，颇为可观，对你自费印书的兴致，更是：甚佩、甚佩！

这《了了》比前二集内容更扎实，很少空话，错字极少，仅23页“至诚”误为“志诚”；248页《日日夜夜》作者应为“西蒙诺夫”。

近年我没有出书，本月上海印了一本拙著《梦书怀人录》，尚未见样书，容后当奉呈一册求正。

校书实非易事。我的书也常出错，有的错得离谱，甚至不好意思送人。你的书能校成这样已经难得了。祝

近安

姜德明

1996年8月5日

● 谷苇

杂杂闲闲又了了，在山泉清出处高。

莫道夕阳近黄昏，煮字生涯无限好。

弟不敏，素不习诗，平仄无知，附庸风雅，打油

博嗤而已。

弟谷苇丙子立秋老虎莅沪之际

● 钱君 匋

《了了篇》看了，觉得很好，要我提出意见，和姜德明先生的差不多。觉得内容扎实，很少空话，错字不多，但是还有，较胜於一二集。

你印的名片很别致，我的一种可惜把印印反了。如印成正的，一定还要好，是不是再印一次？（按，当场已重印）我的签名被他人描绘时走了样，还好，仍旧有我的风格，可用。谢谢你的赐与！

即颂

近祺

钱君 匋

1996年8月20日

● 费淑芬

费在山的三本书

前几年，收到过湖州费在山先生寄赠的《杂集》和《闲闲书》两种，最近，又收到他的一本《了了篇》。这三本书，都是他自费出版的，而且编辑、校对甚至装帧设计也都是自己，未假他人之手，可见是如何地花了心血和劳力的。

三本书的书名都很别致，含有情趣，编排装帧

也典雅醒目，朴素而不呆板。书内文章一如书名，虽杂，虽闲，虽了然在目，然而言之有物，读之有益。

在山非职业文人，但多才多艺，不仅能写文章，且善书法篆刻，能古诗词，且是文化事业上的有心人。他原是湖州王一品笔庄负责人，因此与一些名人大家多有交往，每文字往来，他都用心收藏，现在则成了可贵的资料，对文坛对历史都是一种贡献。

我与他只见过一面，没有过工作上的往来，却因同宗同乡，加上又同算是文化人吧，承他盛情，每出一书，总是包扎端正地惠寄与我，使我常常有一种受之有愧的歉疚。

我虽从事编辑工作多年，却因才疏学浅，仍难以深入文学艺术殿堂，对传统优秀文化，往往只是一知半解；读在山先生的书，当然也未能尽得其中真味，这里只是将一己的感受说出来罢了。

（原载 1996 年 8 月 27 日《联谊报》）

● 王退斋

丙子夏读《了了篇》

集名了了意何为，有了何能欲了之。

无可了时惟了了，体君之意启吾思。

千奇百怪费人思，世事何能尽了之。

不可解时何可说，群名了了是耶非。

了了意有二，一则完了，一则了解，君取何意，
拟兼取之。成诗二绝，以博在山大雅一粲。

退斋九一岁

1996年8月28日

● 李广德

丙子中秋读《在山居文钞》题句

6月28日，在湖州市纪念茅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，在山先生亲手将其新近自印出版之文钞第三卷《了了篇》惠赠予我，并在包书之封皮题上“先睹为快，会后再看”。我因赴京出席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及暑期炎热而未及时启封，近日始拜读，深获教益。对于旧体诗词，我一直不敢问津，实因在杭州大学时虽曾受业于夏承焘、王驾吾、刘操南诸师，却认为此道甚难，向无实践。此次所写四题，自知合诗律，唯觉尚能抒我衷情，且读之晓畅而已，故不揣浅陋，抄出请诸诗家教正。

月儿必向中秋圆，志士竞朝顶峰攀。

而今费君三收成，硕大玉盘耀文坛。

二

杂杂一卷万象涵，闲闲胜似珠玉瓏。

了了堪称生花笔，三书宁是三座山。

三

三百六十又六篇，宵旰笔耕几十年。

远志呕心写性灵，清泉沥血润蕙兰。

四

文曲不律皆为缘，自印出书胆不凡。

仁心厚宅绝妙辞，加冕崇堂须桂冠。

秋月辛卯作于凤凰二村勤业斋

● 吴祖刚

闲闲却是不闲人，了了言之总率真。

乡国深情闲不了，由衷娓娓最相亲。

吴祖刚 时年八十九

● 吕 剑

继《杂杂集》、《闲闲书》之后，又得大著《了了篇》，欢喜无量，感谢感谢。

作者不同流俗，不与世浮沉，坚持走自己的治学为文之路，保持一方净土，其可贵者在此。我不喜欢某些名作家的“大作”，但吾兄之作，则颇会我心。“非卖品”，甚善甚善。

1996年10月5日

● 卢润祥

不闲的《闲闲书》

费在山《闲闲书》，冰心题签，封面古朴超凡。打开书来，自有一种浓浓的文化气息从书中飘出。这里有故人行踪，人物掠影，茶道诗话，故土山水，艺苑丛话，其中插入的书艺、扁额、对联、印章等佳作，更使此书散溢浓浓墨香，这是一本醉人的书！一本高逸、脱俗的书，一本不闲的闲书。

（摘自 1996 年 6 月 7 日《浙江日报》）

● 钱 朴

《了了篇》成情不了

费在山同志继《杂杂集》、《闲闲书》后，最近又自印了《了了篇》，冯英子、邓云乡、费淑芬先后在报章上作了评价。这三本书都是杂札散文，是作者近 40 年广交博览、善搜勤记的心血结晶。

书名《了了篇》，取叙旧闻轶事，本不甚了了，读后了然而情生。作者对师长友朋和故乡风物的绵绵深情永不会了。愿作者宝刀不老，再见续篇。

（摘自 1996 年 10 月 20 日《湖州日报》）

● 陈达农

一生闲了杂，三卷美文存。

俯拾乡里事，满纸圣贤钺。

*“闲闲、了了、杂杂”系费老在山兄公除即兴之长
短散文集

九六重阳(1996年12月3录存)

● 季 聪

快读《了了篇》

您自少年时代的集邮开始，读书拜师交友从商写作，花甲之年修炼成为能文能武的社会活动家，作为“有心人”，不就是在行着继承、吸收和创造的实践吗？《杂杂集》《闲闲书》和即将问世的《了了篇》，不就是你孜孜不倦地做着新文化建设的成果吗！从这一点上来批评，比起对你说两句选材、谋篇、遣词、造句等等优点的称赞来，我想应该是更重要的。

你进行文化的积累和抢救工作，积衣缩食，收集和保藏了不少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宝贵资料，自费印行了集邮纪念品、笺谱等“新文物”和三本著作，你的实践，你的精神令人敬佩。捧读《了了篇》清样，作为第一个读者，更作为一个石交的诤友，我最想对你说的是：在进行新文化建设的大工程中，万不可就此了了，更不可不了了之啊！我，我们，卧病静养的梓师，云游九天的钵师，和诸多前辈先生们，都期盼着你！百尺杆头，更上一层楼，耕耘播种，今人后人，会感谢你的！

(原载 1996 年 7 月 26《联合时报》)

● 张遵骏

倚枕夜读闲杂书

在商品大潮席卷而来的社会里，言必及利成了风气。“非卖品”似乎令人觉得有些乌托邦。

笔者最近喜获湖州费在山先生所著《在山居文钞》三册，封底赫然印有“非卖品”三字。这是费先生自费印刷分赠友好的文集，书虽自费印刷，装帧设计却甚雅致。封面题签、扉页题字都出自名流大家。

费先生曾是湖州王一品斋笔庄负责人，与国内外文化名人交往甚多，自己又勤于笔耕，退休后将所知晓与湖州有关的文坛掌故细细写来，文章不长，文笔隽永，耐人咀嚼，如《菰城记胜》、《鲁迅十记》、《书林拾枝》、《邮苑杂谈》、《豫园雅集》、《名人茶事》、《湖颖诗话》、《不律杂话》等等栏目编什均为先生缘情为文，有感而作，倚枕夜读，兴味无穷。

（原载 1997 年 6 月 17 日《浦东钢铁报》）